

政治海啸中的道义抉择

自 2 月份开始，中国政局经历一系列重大事件，令全球瞩目。2 月 6 日晚，重庆副市长、原公安局长王立军出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引爆薄熙来、周永康谋反大案。一个月后，薄熙来被免职下台。公开力挺薄熙来的周永康以及所控制的政法委，法外授权、权力空前膨胀、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所犯下惊天罪恶，这些也清晰浮上台面。4 月 27 日，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出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再次让世界聚焦周永康掌控的政法委的黑幕。

世事如棋，当前中共高层的搏击犹如一盘险象环生的棋局，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而无疑，搏击的核心问题是法轮功问题。其关键点则是：血债帮为维持迫害而肆意提拔在法轮功问题上有血债的人，执掌实权乃至最高权力，捆绑整个体系为其罪行买单。

● 何谓“血债帮”

13 年前，江泽民不顾当时其他 6 名政治局常委的反对，以一己之私悍然发动了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随后，江泽民通过威逼利诱、要挟收买等超越法律的权力运作，纠集了一帮利欲熏心、毫无道德底线的人间败类。在迫害法轮功的 13 年中，他们不仅犯下了酷刑、虐杀、活摘器官等重大命案，而且背负着大量抢掠法轮功学员财产、违法关押、或制定有严重触犯法律的政策和条例等等罪恶，他们因为共同的罪行，而被称作中国的血债帮。

这场迫害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破坏了整个国家法制、道德与社会秩序，再加上法轮功学员坚忍不拔的抗争与讲真相，迫害无以为继。而中共最高层除了血债帮之外，大多数都不愿意继续为江

泽民背负迫害黑锅。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血债帮失去权力，迫害就会被终止，其所有的罪行也将面临法律的审判。



● 血债帮的选择

据悉，于 2011 年初血债帮曾高调对外放风“江泽民终生后悔的两大事件”：江后悔迫害法轮功，2004 年江下台之后继续 8 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与江无关；意图让中共的后任成为替罪羊，绑上历史的耻辱柱。血债帮的这一做法没有得逞，因此仅剩的选择就是强夺权力，这恰恰是薄熙来事件和最近周永康事件引发的高层激烈搏击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为了维持迫害和保有权力，血债帮一直在使用“有罪才有位”的用人标准。因为江泽民对迫害不积极的官员无法信任，而只有那些在迫害法轮功上犯有重罪、有直接血债的人，江才会放心。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与其捆绑在一条船上。

在迫害法轮功之初，罗干并非江系人马，但罗干因为积极迫害法轮功，并用极其残忍恶毒的方式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等惊天血案，罗干被江看重，被塞进十六大政治局常委。十七大时，江泽民又看上了为往上爬而拚命迫害法轮功的周永康，并将这个劣迹斑斑的贪污犯、杀人犯、强奸犯周永康塞进了政治局常委，掌管政法委实权。十七大之后，血债帮担心权力不保，因此选中薄熙来作为迫害的继承人。

● “有罪才有位”的封官标准

薄熙来是一个血债最大、迫害最为卖力的顽凶。心狠手辣的薄熙来，仗着父亲薄一波的权势飞扬跋扈，而且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血债累累。他在大连、沈阳任职期间，迫害致死大批法轮功学员，并大量收押被非法抓捕的数十万法轮功群众，把沈阳变成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屠杀场。

薄熙来后来在多个国家被告上法庭，臭名昭著，也因此被下放到重庆。江、周还是拚命想保住薄，甚至不惜动用大量经济与军队资源，意图让其咸鱼翻身、进入政治局常委。据披露，江当初秘密选定的最高权力接班人是薄熙来，而不是习近平。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江才被迫选定习近平作为十八大接班人。即使薄熙来成了政法委书记，江还是心里不踏实，所以拟定了一个完整的、由薄、周联手在幕前实施的、于十八大后废黜习的方案。只是因为王立军闯入美领馆，才使得这个方案被曝光。

目前，周永康等一直与幕后操作的曾庆红等血债帮成员联手，千方百计在十八大前把局势搅浑，以避免被清算，这也是近期中国政局的核心所在。

● 表面是权斗 实质是善恶间的选择

尽管如此，还有很多良知未泯的官员并不愿意被捆绑。江家血债帮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垂死相搏，而中共也因为血债帮的胡作非为与孤注一掷而加速走向解体。表面看是内斗或权力搏击，但实质是一种选择，是要一意孤行延续迫害，还是拒绝捆绑，停止迫害的选择。



江泽民

曾庆红

罗干

周永康

薄熙来

刘京

王立军

昆明市东川区王贵荣讲述被迫害的经历

【明慧网】云南省昆明市王贵荣老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遭中共迫害，曾于 2007 年被非法判刑，2009 年回家后仍被骚扰。以下是王贵荣的陈述：

我叫王贵荣，昆明市东川区水泥厂退休职工，男，65 岁，原籍昭通市，昭阳区人。我早年患有多种疾病，高血压、骨质增生、风湿性关节炎、前列腺炎、痔疮等。长期的病痛使我很痛苦，我四处寻医，花了不少钱都没有改善。加之生活上没有什么约束自己，整天打麻将、酗酒、吸烟，昏昏沉沉过日子，不知人为什么活着。

直到 97 年 9 月的一天，我的生命得到了转变。9 月 18 日晚上，我到电影院去，看到有人在那炼功。我就问他们，这功炼了对身体有什么好处？他们说，你自己来炼炼就体会到了，我们说好你也不一定信。于是，我就跟他们一起炼功，炼完后觉得很舒服。第二天早上我又去跟他们一起炼。回家的路上觉得很轻松。就这样，我每天坚持炼功并学习《转法轮》，按师父要求的“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奇迹出现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几十年的烟酒自然就戒了。不到一个月，我全身的疾病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我走到哪儿都想和别人分享我的喜悦。

可是 1999 年 7 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东川区公安分局的李文学，何斌等警察对我多次非法抄家，给我的家庭带来很大的痛苦。

2000 年 12 月 20 日，李文学、何斌、马顺明等逼迫单位保安陈堰到我家里，说是到派出所去问话。可是到那他们就把我带到昆明羊仙坡电力宾馆洗脑班迫害了十天。回家后我才知道家中又被抄了。

2003 年 9 月我又被马顺明、杨顺金等人带去东川区党校洗脑班迫害，要求强行转化一个星期（此次洗脑班共迫害了 20 多人，其中 1 人是盲人）。马顺明说：“如果你们不转化就送你们到昆明，交给昆明的 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处理。”从 1999 年到 2004 年，我被强迫送洗脑班迫害了四次。其中一次，2002 年 3 月 19 日一个外地同修送资料给我，被李文学、何斌等警察知道，他们把我带到东川拘留所拘留了十天。

2007 年 1 月 26 日的早上，我出去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的不干胶，被国保大队长徐永林、陈光林等人绑架抄家。并非法判刑三年，在云南省第一监狱九监区迫害了两年。在监狱被强迫做奴工，如不完成任务就被罚站或者不给

睡觉。每天要捡酸角 30 公斤，做成市场上销售的猫哆哩酸角糖，这种活对年轻人来说都是很艰难的，更何况我是一个 60 多岁的老人。

2009 年 1 月 9 日，我保外就医回到家，但仍然有人监视我。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他们逼迫我妻子把我领取的工资（9000 多元）退给社保，两次涨工资（每月 200 多元）也不给我，使我经济上损失一万多元。

2011 年 8 月 20 日，我回昭通老家看望 72 岁的姐姐，24 日就被东川国保大队赵天顺和司法局的两人，以及昭通市昭阳区国保大队的杨云坤、崔刚敏、村支书王文坤，共八人，把我强行从姐姐家带回东川。他们不允许我外出看望亲人，还让我第二天到派出所去问话。我对他们说：“我申明不签你们的任何字，我去看我姐姐没有犯法、更没有犯罪。你们去那么多人到我姐姐家把我强行带回，是你们在犯法犯罪。是你们在侵犯人权！”

今年的 8 月 21 日东川区新村镇办公室主任等三人到我家中威胁我：“要开十八大了，你不要出去乱。”我就想不通，在中国，为什么做一个好人会这么难？多年来就因为我信仰“真、善、忍”，要做一个好人、有一个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却不断的受到骚扰和迫害，而满街的地痞流氓无人管。◇

国际医学界谴责中共活摘器官

（明慧记者唐恩综合报道）近日中英文媒体纷纷报道薄谷开来案件中与被掩盖的诸多黑幕，她的罪行涉及与薄熙来在辽宁大连从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器官和非法贩卖尸体，并从中牟取暴利等。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的代表、美国医生方晶女士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紧急呼吁国际社会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二零零六年三月初，中共在沈阳市苏家屯秘密集中营关押六千名法轮功学员并摘取活体器官的暴行被海外媒体曝光，英国器官移植学会伦理委员会主席史蒂芬·威格摩尔教授随即谴责在中国的器官移植是一项“无法接受”的侵犯人权行为，并呼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展开调查。



图：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发言人法国医生金认为活摘器官完全背离医学原则

在江氏集团命令“六一零办公室”系统性地对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十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各监狱、劳教所普遍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抽血等异常体检，而学员人数却大量转移消失。

中共当局公开承认中国百分之九十五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这一表态证明了摘取器官是得到中共当局支持的。

“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发言人法国医生金表示，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每年都在大幅增加，远远超过死刑犯的数量，他认为中共对于器官来源的说法不可信。金医生认为自二零零一年起中国器官移植的大部份供体来自政治犯，其中大多是法轮功学员。

金医生说：“中国是唯一一个不管是何种器官、哪种血型，都可以在两周内得到匹配器官的国家”，和其它国家的几年时间相比，两周的等待期只能说明这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器官库。金医生认为，医学是用来挽救生命的，活摘器官与这一医学基本原则完全背离，我们必须表明立场，否则我们自己的伦理原则将泯灭。◇